



鬧了半個子午！

去年12月，筆者在此發表了一篇《歐陽克炫耀蠅蛇拳》，借用《射鵰英雄傳》的一小情節，說明香港「一國兩制」一個出人意料的作用，就是成為讓中國人看穿了外國勢力顛覆伎倆的「示範單位」。小說中歐陽克情急之下，使出了「假叔父、真老爸」歐陽鋒的秘密武器「蠅蛇拳」，讓洪七公預先有個底。「外國勢力」由2014年「雨傘革命」、2016年「魚蛋革命」和2019年「時代革命」，差不多打光了「顏色革命」的牌！有了香港這個反面教材，二十世紀中國小孩不會再受「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迷湯所愚。

當時還講了關於邱吉爾的一則文宣小故事，話說這位英國首相用茶匙一勺一勺地掏盡了池塘的水去捉小魚，而先希特勒用槍，和墨索里尼自己跳入池塘徒手捕捉都不成。這故事不甚合乎情理，不過當我們身處絕對的劣勢時，真的不可以心急，只能見一小步、走一小步。

中國傳統以12年為一「紀」，2014年甲午，到2020年庚子，共是鬧了半個「子午」。筆者的觀察是有相當多愚昧的香港人是站在「三場革命」的一方，直接參與和間接同情都有。筆者無法估計有多少人曾經認為如此這般的脅迫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是有可能行得通的。如果超過一半以上，達到六七成，那麼香港這個社會的墮落沉淪是活該的！如果只有兩至三成，我們這些守法良民雖被「無辜攪炒」，這個可觀的少數也足以叫我們的家無法復原，要失去舊日「東方之珠」的光輝。

香港各個專業和階層有太多人支

持三場鬧劇式「革命」，耗了我們6年才見到撥亂反正的曙光。比如說光是解僱一個被煽學生犯法的大學教員，也要鬧到2020年7月才實現。由此可見，大學的管理當局潛藏了幾多堅決「亂港」的教職員。

筆者將「亂港」的港人分為五大界別，即「政」（政黨、政府和公職人員）、教（宗教界）、法（法律界，包括法官、律師等）、學（大中小學幼稚園的教職員和學生）、媒（官方和民間私營傳媒）。

以香港警察被惡意污蔑為例，由2013年（即非法「佔中」前一年）起，就受到空前未見的內外夾擊，除了本地「政教法學媒」之外，還有歐美許多國家的官方聯群結黨，用「大合唱」的方式進行疲勞轟炸，什麼濫發催淚彈、什麼射殺中學生、什麼輪姦女示威者等等。各種各樣匪夷所思的失實指控，在2019年下半年，佔領了世界上幾許傳媒的報道空間？

筆者感到，香港優秀的警隊和守法良民，其實就像那個故事中的邱吉爾，一小勺一小勺地掏光池塘的水，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終於水落石出。警察過用武力的真實示範，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遍地開花」，終於從側面逼香港警察一個清白。然後，散播謠言虛構香港警察強姦少女示威者的罪犯，將要承擔法律責任。

用邱吉爾的笨方法雖然很累，但是在香港有相當多的市民長期受「政教法學媒」蠱惑，香港以「地方隊」與別人的「國家隊」較量，還要是「國際聯隊」，也只好如此。

中國「國家隊」適時施以援手，是一場「及時雨」，香港的明天會更好！



何處是健康之地？

真不願意聽到或看到新聞消息，事關從媒體傳來的消息都是負面的。揮之不去的新冠肺炎病毒第三波重來，變種的病毒更為兇猛、傳播性更強。環顧環球各地的疫情，執筆之時確診人數逾1,700萬、死亡人數近70萬，慨嘆一句：「何處是健康之地？」

踏入7月，香港確診人數連日來每天超越百人之驚人數目，「中招」者包括各行各業各社區的人士，產生多個群組。本港醫療設施及醫藥設備告急，眾多港人要求中央對香港疫情防控加以適時適當的支援。上周，特區政府當局曾發出收緊防疫政策，無疑打擊香港正在復甦的經濟，特別是食肆全日禁堂食，弄得食客有啖好食，尤感痛心的是，看到不少普羅大眾、基層人士不知在何處用膳，甚至在天橋底或街邊都可見有人隨處拿着飯盒用膳，看得心酸。雖然當局為了市民健康而收緊防疫政策，然而兩害相權取其輕，順從民意再行微調有關政策，不過仍然引起怨聲載道，嘆一句：「做人家長甚艱難！」

正所謂「七翻身」？香港金融市場在疫情惡劣的環境中，再加上地緣政治，中美關係惡化的局勢下，美國經濟GDP創近年來降幅最大，香港經濟也見劣境等等，7月份的香港股市和樓市又怎可能翻身見好景呢？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原定在9月初舉行，現經大多數港人意見要求延期進行，特區政府順應民意，決定選舉延期，全國人大將決定涉憲制的有關安排細節。

上周，選舉主任決定將泛民12位立法會參選人DQ，這些曾游說外國制裁中國內地及香港的人，其實原則上已反對「香港國安法」的人，又怎可能讓他們入圍參選呢？無論他們作任何掩飾，客觀上沒有擁護《基本法》的意圖。選舉主任做得好，詳列DQ各參選人的理由，顯然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中聯辦發表聲明，對選舉主任依法決定部分人士參選立法會選舉提名無效，表示堅決支持，「無規矩不成方圓，斥責這些反對派參選人為癱瘓特區政府，顛覆國家政權，全面『攪炒』香港而來，怎麼可能真誠擁護《基本法》和效忠國家、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承擔重要憲制責任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豈容這些圖謀毀掉『一國兩制』、毀掉香港繁榮穩定的無良之輩登堂入室？」

絕大多數愛國愛港的港人，支持和擁護中聯辦的聲明。其實，以史為鑒，本屆區議會的選舉結果後，有關區議會被反對派癱瘓的例子可作深刻的教訓。有了「香港國安法」，期望有關當局嚴謹執法和司法，才能真正保障香港市民安居樂業。



詩韻珍珠 疫境禮物

在這新冠肺炎疫境肆虐的日子裏，停課停工，課程全亂了套，全港的老師學生，人人像停擺下來的鐘似的……

身為「詩情畫意班」老師的我，有幸换位思考，從另一角度看，瘟疫下自我「軟禁」過生活，日子其實也可不停擺，老師們何不也善用時間做網上錄影、電子教材；學生們何不也善用時間看看書、寫寫詩？這絕對是考驗智慧、表達心情的非常創意任務！疫境日子令人討厭，也可以令人思考，也可以令人獲益！既然停課及取消創作班活動，同學們不也正好學習平日未慣的「獨處」時光，專心創作？

憶起在學校和同學們一起上「詩情畫意班」，我們與詩約的幸福時光裏，誦詩、賞詩、寫詩、作畫，我看見一張張生動的小臉，展現笑顏，雀躍著要告訴我讀詩人佳作後的心情、感受；大家為創作的詩配上視覺愉悅的圖畫，透過「畫意」表達「詩情」；我愛同學們那些稚嫩但工整的筆跡，朗讀詩作和分享文思創意時獲益的快樂。

詩的音樂性是詩歌這文體獨具的特點，著名詩人王宜振非常注重詩歌的音樂性，他說：「小讀者不僅用眼去捕捉詩語的音樂性，還可用心從詩質捕捉詩情的音樂性。」同學們關注疫境日子裏生活的每一種事物，用小詩人特有的敏銳眼光，去發現生活中每一個瞬間的詩意素材；小詩人們都插上了想像的翅膀，捕捉到創作詩歌的靈感，把事物間神秘的關係聯繫起來；感謝同學們都用心上課，寫作了多篇好詩歌，配上有趣可愛的圖畫，和大家分享彼此可愛的童心、創意；小詩人們筆下的詩語言淺顯易懂，讀來有趣，瑯瑯上口，極具音樂美感，陶醉其中，無比喜悅！

現在疫境當下，師長輯錄這段創作時光當中之佳作，為同學們的創作成果集結以作鼓勵，要出版同學們的詩集《詩韻小珍珠》（見圖）了。這小詩集中不乏小詩人對師友、家人之心聲，對大自然及世界的觀照、對疫境的悸動……作品著實令人歡喜，讀着每一首小詩，真像是欣賞一顆顆寶貴、可愛的小珍珠！

這詩集真是疫境下一份窩心的禮物，祝小詩人們擁有詩意的童年，讓詩意、創作伴隨你們一生！



漂書因緣

最近搬家，收拾出來的物品中最多是書，書是那些你不捨得隨意丟棄之物，因為閱讀時產生了一定感情，但又無時間去再翻閱，一直束之高閣，任憑它們孤寂落寞。疫情關係連書展也取消了，更不用說二手書義賣的活動。最後，我自行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漂書行動！

所謂漂書，即「圖書漂流」，聽說是源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歐洲，愛書者將不再閱讀的書籍隨意放在公眾地方，讓人免費取閱。第二主人讀過後又把書放到其他地方，再讓別人取閱，然後再重複，這樣的行動就像書籍漂流，隨着一個又一個不同的主人，知識得以不斷延續開去，很有意思。

我首次接觸漂書是在家附近一條人流頗旺的行人天橋，一位區議員在那裏辦漂書活動，令我印象深刻。我把部分書帶到該行人天橋，放到不礙人的地方，寫下「漂書、

免費取閱」，想不到效果很好，半天時間已被取去，之後我再添書。此外，還到另一條行人天橋，以及近火車站人極擁擠的地方，把書整齊地放在地上一角。

在我添書和放書時，有些有心人會行過來和我聊天，如「啊，你有一行禪師這套書，我找了許久！」「我正在想找放書人是什麼背景？為何看這麼多心理輔導的書？」「你的書很適合我，我是教書的，我會告訴同事也來選取！」「噢，這樣舊的雜誌你也有，好珍貴！」透過書本，我與不同類型的愛書人聊起來，遇到這些有心人，心情分外愉快，因為我知道為自己的愛書找到好主人，它們沒被浪費，大可以安下心来。

之後我還把鐳射音樂碟和電影碟也放在一起「漂」，更快「漂」走了。香港這物質豐富的城市，舊物件都顯得不值錢，但其實價值沒減，轉贈別人，保留其價值不浪費！



白樺林

穿過廣袤的壩上草原，一片原始的白樺林生長在它的北端，遠遠看去，風骨嶙峋，秀挺挺拔，筆直的樹幹投向雲霄，幽深靜謐得望不到邊際，它們給草原的四季帶來不一樣的景致。駐足於白樺林裏，耳畔不時響起陣陣濤聲，陽光覆蓋在蒼鬱的草地上，透過樹蔭灑下斑駁的光影，令白樺林更顯一片蓬勃的生機。

驅車從沂蒙山區一路駛來，先是在油菜花開的地方停留，等花香染滿衣袖，再向草原深處行進。草原的景色離我們愈來愈近，近到能看到蒙古包和遼闊的牧場，看到緩緩行走的牛羊和棕紅的馬穿過村莊。夜晚來臨，已經降到零度的空氣中飄來烤羊腿的味道，那一刻我就知道，它與我們已經近在咫尺。

京北草原的時光是無涯的。悠閒的遊人，牧放的馬群，都在這裏緩慢地度過時光。那些驃悍的騎手，掩遮不住騎在駿馬上的豪邁。沿途的越野車讓人目不暇接，你可以跟隨自這些車輛漫無目的地行駛，也可以孤獨而行，向着已經預定的目標，進入壩上盛夏的草場。有養馬人在草地上設置了靶場，簇簇弓箭斜放在羊皮做成的箭囊。拉弓射箭這一項活動，是中國北方游牧民族體育文化的主要形式，更是草原游牧民族的生存必備的技能。據說在我國古代，箭術是六藝教育中禮、樂、射、御、書、數內容之一。一直沿用和具備這種箭術技能的正是這些生活在草原上的騎手，所以，草原上的馬都是矯健的，草原上的騎射向來都是被人們讚譽的。

拉開弓弦的那一瞬，我想起了戰爭年代那些帶響的弓箭，想起歷史傳奇人物成吉思汗，使出全身力氣射出十餘支弓箭後，這才射中靶上的重要一環。坐在靶場上休息，不遠處有一條彎曲的小河，身配馬鞍的馬兒在旁邊悠閒地吃草，牠要在這無人持韁的間隙裏，給強健的身體蓄存一點來自食物的力量，好在無垠的草地上馳騁。

車子從平緩的山坡向西北而去，那裏的草

原更深，草場裏的草更加茂密。草地上清澈的水流是來自雪地融化的雪水嗎？停下來，爬上山坡去看，那水流彎彎曲曲就像一條明亮的玉帶。陽光俯照着這片廣闊的草原，照在這條彎曲的河流上，可我卻看不到它的起始與盡頭，它是草原上一種閃爍着的生命的流動。漸漸地，附近不見了牛羊，不見了同樣開着車子前來草原的人，我們孤獨地開在朝着白樺林方向的泥土路上，然後沒入了草叢，沒入了花叢，與一片片白雲一起飄在天際。等了很久，長長的跑馬道上，才有一騎人馬風風火火地馳過，彷彿穿過了時間的長廊回到了遠古，在嘩嘩的馬蹄聲裏，消失在起伏的草原盡頭。

路是經車壓出來的，馬蹄踏出來的。原始的路不太好走，自然形成的路坑凹凸顛簸。草地上有水滲透出來，不斷有暗流在草被下汨汨而出，附近的道路也有一些泥濘。本以為就這樣開車行駛下去，終於，我們還是看見了那片白樺林。四周的山圍裹着它，使它們在一個坐北朝南的山坡上安然聳立。其實那也不算高，曾經爬過北方連綿的高山，見過雲南的絕壁峭岩，對大山的印象頗為熟悉，它們奇峰異嶺，高聳入雲，而我所見的草原之山就像一條起伏不平的孤線，雖然背景清晰，但如駁舟在一片綠色的海洋裏。在這裏，山不過是草原上的一峰峰波瀾，連天湧起，沒有北方或南方那種氣勢險絕的峻峭。

草原上的草地看上去十分平整，嚴密，但當你撥開青草，卻發現底下竟還有暗流源源向東流去，那水清澈甘冽，乾淨得彷彿溢出甜味。行走在上面，不意間就會踩上一堆糾纏在一起的雜草。腐草、馬糞以及汨汨流淌着的溪水塑造了這片黑色泥土的肥沃，在它們面前，顯示出一片蓬勃的生命之機。水澤將茂盛的草場染成綠綠，五顏六色的花都集中在這裏，讓人目光無法只盯着一朵。撥開草叢，草蟲在葉片上爬行，葉片之上，有帶着翅膀的草蟲，在草叢裏舞動着聲音浩大的翅膀，使安靜的草原發出陣陣簌簌的聲音，我沒在這裏看到蜜蜂，倒是蝴蝶在花朵上棲息，歇在一枝花朵的蕊中。

壩上草原的白樺林，一直是旅遊愛好者之

地，它們大都是叢生的，別有一番情趣。倚在枝枝端莊的樹幹上拍照，聽鳥兒雨灑一樣地鳴唱，看腕錶上的指針慢慢從早晨劃過樹梢，就彷彿從無涯的光陰裏，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節奏。只有到過白樺林的人，才能享受這種別樣的時光；只有親手撫摸過白樺林的人，才能在下一個目標啟程的時刻，流露出對它們的依依不捨。走進白樺林，感覺一葉一枝都似曾相識。腦海裏，朴樹的那首《白樺林》膾炙人口。據說每個前來自白樺林的年輕人，都期待有一場美好的愛情出現。但我想，它只能在某個時間的節點裏，與某段銘心刻骨的生活有關，它需要兩個人共有。綻放於白樺林中的愛情，一定與金錢和物質無關，所有的物質中的愛情，都不可能在白樺林上演。同事的父母，當年支援北大荒到那裏工作，白樺林，締結過他們銘心刻骨的愛情。那些帶有青春印記的相片，至今收藏在一本封面陳舊的相冊裏。她記得母親肖像上梳着的兩條長長的大辮子，眉眼乾淨得剛剛出水的芙蓉，那是他們那一代人的純潔與天真、韶華與青春。甚至多少年後，那片見證過父母艱苦歲月的白樺林，仍然溫存在年邁父母的絮語中。

許多人是揣了一腔情愫來到白樺林的，被「高高的白樺林裏，有我的青春在流浪」撥動心扉。流浪的青春，是否來到這個地方？我曾讀到過這樣一首詩歌：「白樺林呀，你是那樣的清閒，靜靜地等待，期盼知音的來訪。」愛情是被無數次期待所美化的，又被破滅的現實弄得面目全非。那些長滿「眼睛」的白樺樹，實則是它生命歲歲的一些疤痕。當你心懷愛情的時候，它慷慨深情；當你被愛情所傷，那些疤痕裏流出的汁液，便又彷彿是「情人的淚滴」。

黃昏來臨，我們趕在落日之前離開白樺林。風獵獵地吹着，吹動每個人心中的超逸與灑脫。在我們的前方，最早駛向白樺林的車輛留下幾道深深的車軌，引導指揮着那些闖進草原和白樺林的陌生人。白樺林，它是屬於草原的，在這裏，每一寸美景都與心境無關，無關乎眼前和未來，無關乎世間的寂寞還是熱鬧，就像這湛藍的天空上自由移動着的那些潔白的雲朵。



像樹木那樣保持距離

記得小狸以前曾寫過不只一篇文章，講人與人之間保持一定距離的必要性，但似乎是收效甚微，甚至也可以說是根本就沒有什麼效果。因為「擠擠挨挨」的「國民性」根本就不當一回事。

但終究是形勢比人強。自今年初新冠病毒襲襲人間以後，國人大多已經認識到人和人之間保持一定安全距離——一般是一至二米間——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再加上勤洗手、戴口罩、少接觸等諸要素的貫徹落實，應該說，中國的防疫抗疫情形日益好轉，要說現在是「全球獨善」也不為過。但我們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全世界人民都是生活在一個「地球村」裏，光我們一家或屈指幾家人能夠彼此保持相當的安全距離，並不能徹底解決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等問題。

例如不久前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網站上的一篇報道就明確說：「美『派對式』居家隔離遠遜中國。」什麼是「派對式」隔離？就是「人們正在舉行靜悄悄的花園派對或燒烤，還外出與網友約會，還組織孩子們約着玩。」這顯然與世衛組織一再強調的要戴口罩、人與人之間要保持必要的安全距離等相去甚遠；不僅如此，甚至連人們還不要戴口罩，截至日前，在美國還都是一個爭議巨大的問題，莫衷一是。

在這種情況下，拋開中國的成功經驗不說，小狸想說說地球村裏西班牙最近的一個說法：樹木也會保持安全距離。

我們往往以為森林之中樹木與樹木交織在一起，濃密的樹葉編織出緊密重疊的樹冠，構成連續沒有邊界的樹蔭——但西班牙《理智報》網站最近發布的一篇文章告訴我們，「事實並非如此」：

「陽光並不是從樹葉縫隙中細碎地灑落，而是通過樹木之間的縫隙照射進來，這些縫隙就是將樹枝彼此分開的邊界。樹木處於「害羞」，不會侵犯其他樹木的個體空間。」

是這樣嗎？小狸也確實注意到樹木之間這種「害羞」還有另一種情況，那就是當兩棵樹的樹冠變大可以預見它們的樹枝開始接觸時，風就會來颯掉樹枝，以保持它們之間「害羞」的安全距離。這在學術上可以稱之為「機械磨損」。

小狸認為，這個現象足夠我們地球村裏現在還在搞「派對式」防疫的朋友們參考。無疫時樹猶如此；大疫時，人能不乎？當然，我們很多國人朋友也應該像這些西班牙人講的樹木一樣，即使在疫後的時時刻刻，也應該注意人與人之間應該保持一個相當的距離，這起碼可視為彼此間最基本的一種文明與禮貌。



浮世繪

浙江美術館最近正在展出俞啟慧老先生的版畫作品，作為一個經歷過時代變遷的老藝術家，俞啟慧最輝煌的作品是他在解放初期完成的魯迅主題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系列采風。在這些作品中，剛勁有力會從魯迅面部的線條一路延伸到工廠裏的工人，或在田地幹活的農民，讓一種生氣因為創作者的信仰而充滿着堅定不移的味道。所以，當我們在觀看這些作品時，並非感嘆於俞啟慧的雕版技術，而是被一種堅定所打動。所以，俞老先生很有感觸地在展覽的序言當中說，版畫一直都有着頑強的生命力。

不過，要談及版畫藝術真正的生命力，似乎沒有哪一種版畫比日本的浮世繪更具資格。這種發端於街頭的招貼廣告，在經歷了近400年之後，居然還能成一種風尚，出現在日式餐廳、電影，以及街頭，甚至於，它還跟隨隨高和莫奈這樣的畫家，進入到巴黎上流社會的會客廳，並繼而被普魯斯特刻畫到奧黛特身著的那件日式花卉的綢緞睡袍上。每個周三的會客日，奧黛特都會身著同款家居服，接待來自各政要政要的崇拜。

而來到日本，從那些日本藝人和導遊口中，你又會聽到一些年代久遠的典故。比如哪幅美女畫最有名，《弁天小僧》受到歌川國貞哪幅圖繪的影響，葛飾北齋除了最有名的《神奈川衝浪》之外，還有些有名的名所繪。甚至於，再往下聽，還會談到專門描繪日本神怪傳奇的怪談繪、展示遊女花魁的「遊郭畫」，亦或是武者繪或芝居繪。凡此種種類型，給我們展示了整個江戶地區的風土人情。然後有一天，當你去看看《勸進帳》這個歌舞伎的時候，你就可以立刻道出什麼身著的那件黑色戲服與佛家之間的關係，並且，這身戲服為何與浮世繪當中服飾有些差別。

可以說，浮世繪幾乎成了我們了解日本民族文化的一條線索。當我們在談論一種藝術類別是否能始終保持活力的時候，有時也許不僅僅要去判斷這種類別當中有哪幅作品具有驚世駭俗的藝術價值和天分，還在於這種藝術是否能夠覆蓋和表現一個時代。況且，浮世繪這種藝術類別並不是響應了哪種精英意識，它是大眾在商業逐漸發達的情況下自發產生於民的，對應着正是江戶時代大眾的日常生活。

類似於《紅樓夢》這樣的名著，加上袁枚、李漁、沈復這一千人等，都屬此類。他們的目標是生活，為此，他們不耐其煩地介紹飲食、服飾、日常瑣事的細節，並在其中自得自樂。或許在個人生活不受重視的時代，這種文化會被流放到大眾視野範圍之外。但是，一旦社會富足，個人生活重新崛起，那麼，這些文化就會被重新召喚出來。立時三刻，我們就對它們如此親近，就好像它們從未離開過一樣。

所以，浮世繪所代表的生活，正呼應着當前的一種個人日常生活的文化。不管是1900年代的巴黎時尚圈，還是當前它在東亞的興盛，都代表着日常生活本身的欣欣向榮，浮世繪也因此成了一個典故。它那套獨立的體系，因其典型的特徵會被不斷引證。並且，在引證的時候，它不會以興盛和衰弱的高低起伏存在着，而是被引用它的人描繪成一種連續的潮流，以對它的意義加以強化。這樣說起來，浮世繪的勝利就不再是一個藝術範疇的勝利，而是一個生活文化體系的勝利，這個體系因其對應於一個時代，並強調了這個時代最大的特徵——日常生活——而變得永生。